

北欧， 冰与火之地的寻真之旅

[英] 迈克尔·布斯 (Michael Booth) 著

梁卿译



The Almost Nearly Perfect People:

The Truth About The Nordic Miracle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書店 出版有限公司

北欧， 冰与火之地的寻真之旅

[英] 迈克尔·布斯 (Michael Booth) 著

梁 卿 译



N o d i c

The Almost Nearly Perfect People:

The Truth About The Nordic Miracle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書店 出版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16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The Almost Nearly Perfect People: The Truth About The Nordic Miracle

Copyright © 2014 by Michael Booth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Greene & Heaton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欧，冰与火之地的寻真之旅 / [英] 布斯著；梁卿译

. — 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6.1

ISBN 978-7-80768-101-4

I. ① N… II. ① 布… ② 梁… III. ① 北欧 - 概况

IV. ① K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8775 号

策划编辑 苏 毅

责任编辑 苏 毅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图 字 01-2014-6901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6

印 数 0,001-8,000 册

字 数 328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7；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献给莉森、阿斯格和埃米尔

引言

若干年前，我住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四月一个昏黑的清晨，我裹着毛毯坐在起居室，满心盼望着春天赶快来临。随手翻开当天的报纸，我惊讶地看到，根据莱斯特大学心理学系提出的生活满意度指数，丹麦，我的这个第二祖国的国民被评选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我特意留意了一下报纸的日期：这天并不是愚人节。我立刻上网查看，发现这条新闻正作为头条，在世界范围广为传播。从《每日邮报》到半岛电视台，所有媒体都在报道这条新闻，就好像它是刻在石匾上庄严地传承下来的。丹麦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度。最幸福？就是这个地势平坦、阴暗潮湿、单调沉闷的小国家吗？如今我在这里成家立业，它只有为数不多的坚韧明理的人口，却有着全世界最高的税率。英国在这张榜单上排名第 41 位。既然这是大学里的学者评选出来的结果，想必有它的道理。

“唔，这里的人把自己的幸福感隐藏得太深了，”我这样想着，抬头向窗外望去，整个海港浸没在淅淅沥沥的雨水中，“我并不觉得他们有多欢快。”丹麦作为自行车王国久负盛名。窗外不远处，骑自行车的人和打着伞的行人相互挨挤，一起经过长桥（Langebro），他们都得小

心地闪避过往的卡车和公共汽车溅起的水花。

我不由地想起前一天令人心灰意冷的历险。我初来乍到这个第二故乡，每周两次到本地的超市购物。上午，我不得不和超市收银员打交道，那是个脸色沉郁的年轻姑娘，她自顾自地用收银机记账，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超市里买到的农产品品质不高，价格却贵得离谱。出了超市，我闯红灯过了马路，耳边清清楚楚地听到其他行人向我发出嘘声。其实路上并没有车。可是在丹麦，不等绿灯亮起就过马路，是对社交礼仪明目张胆的挑衅。我在蒙蒙细雨中骑着自行车回到家，一进门就看到一张催缴税单，它把我当月的收入不由分说砍掉一大块；回来的路上我还惹恼了一个开车的人，他恐吓说要把我的命夺去，因为我违反了禁止左转的规定（真的，他摇下车窗玻璃，对我大喊大叫：‘你不要命了！’那副神气和腔调，活脱脱就是邦德片中的坏蛋）。晚上，黄金时段的电视娱乐，先是一档农业节目，探讨怎么避免过度摩擦奶牛的乳房，接着是一部已经播出了10年的电视剧《塔格特》（*Taggart*），再接下来是一档有奖竞赛节目《谁想当百万富翁》——这个名称乍听起来让人血脉贲张，因为一朝中奖，人生便可从此改变，只可惜有一个事实大煞风景：100万克朗的价值只合约10万英镑，在丹麦，这笔钱只够外出吃一顿饭，剩下的零头可以看一场电影。

我得补充说明一点，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彼时，那几部被批评界广泛赞誉的丹麦电视连续剧尚未播出，新式的北欧烹饪尚未在我们的厨房发起革命，电视剧中的女侦探莎拉·路德尚未用她那款式别致的毛衣使我们着迷，剧中的丹麦首位女首相比吉特·尼堡也尚未凭借她的铅笔裙和她对右翼政客们干脆利落的态度让我们神魂颠倒，近年来貌似绵绵不绝的丹麦热潮也尚未风靡全世界。早在那个时候，我就发觉，丹麦人本性纯良，工作勤勉，遵纪守法，根本不喜欢公开表露情感，更何况炫耀自己的幸福感。丹麦人天生是路德宗的信徒，哪怕他们并不举行路

德宗的仪式：他们不喜张扬，他们对肆意外露的情感心存怀疑，他们个个自成一体。比如与泰国人、波多黎各人乃至英国人相比，丹麦人显得态度冷淡，神情严峻。我甚至要说，在我当年游历过的 50 多个国家的国民当中，丹麦人与瑞典人、芬兰人以及挪威人一道，也许是表面看来最不快乐的人，在全世界排在垫底的位置。

我心里想，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普遍服用抗抑郁药，导致感知力下降的缘故。我读过一篇新近出炉的报告，该报告称，在欧洲，只有冰岛人比丹麦人服用的抗抑郁药还要多，而且，人们吞服抗抑郁药的频率在加快。丹麦人的幸福感难道只是在百忧解药效作用下的懵懵懂懂吗？

事实上，当我开始深刻挖掘丹麦人的幸福现象之后，我发现，莱斯特大学的报告并不像它自认为的那么具有突破性。早在 1973 年，欧盟首次发起主观境况认知调查——“欧洲晴雨表”，丹麦人就名列榜首，今天依然如此。在最近一次调查中，数千名丹麦人接受了调查，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声称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2009 年，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宛若教皇莅临一般访问了哥本哈根。她举例说明，“人们把孩子留在咖啡馆外面的婴儿车里，却不必担心孩子会被偷走……人们没有争分夺秒、争先恐后地想要获取再获取”，她指出，这就是丹麦人生活成功的秘诀。既然奥普拉也对丹麦人赞赏有加，必然有她的道理。

其实，奥普拉大驾光临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丹麦。我没完没了地向妻子抱怨她的祖国，把她逼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气候恶劣难熬；税负之重令人发指；文化单一，全无新奇之处；社会氛围沉闷，公众执意主张以最低的共同标准达成共识；人们害怕超乎常规的事物和特立独行的人，对雄心抱负不以为然，不赞成追求成功；公共服务部门的态度坏得令人惊骇；居民毫无顾忌地食用肥腻的猪肉、咸甘草、廉价啤酒和杏仁糖等等。但我还是继续警觉地，并且不无困惑地关注着丹麦人的幸

福现象。

比如，看到下面的调查结果，我摇头不信。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请155个国家的1000名15岁以上受访者，按照从1到10的得分，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和未来期待的生活给出评价，丹麦高居榜首。盖洛普还提了其他一些关于社会支持（“如果遇到麻烦，你有没有随时可以寻求帮助的亲戚朋友？”）、自由（“在你的所在国，你能否自主作出生活选择，你对这种自由度是否满意？”）、腐败（“在你的所在国，商业界是否普遍存在腐败？”）等问题。答卷表明，82%的丹麦人给出了“生活美满”的回答，只有1%给出了“生活困苦”的回答。“每日体验”一项满分10分，他们给出的平均分是7.9，为全世界最高。与之相比，非洲的多哥是得分最低的国家，只有1%的人给出了“生活美满”的回答。

“也许他们应该问问住在哥本哈根西南伊斯霍伊（Ishøj）的索马里移民过得幸福不幸福。”我每次听到此类调查报告，心里就会冒出这个念头。我发自内心地怀疑，那些研究人员至多只去了欣欣向荣的哥本哈根郊区，根本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

而今，丹麦人的幸福故事到了最后的高潮：2012年，联合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新鲜出炉，它由经济学家约翰·赫利韦尔、理查德·莱亚德和杰弗里·萨克斯共同编撰，他们把已有的“幸福”研究成果——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调查（World and European Values Surveys）、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等等作了个大汇总。你猜结果怎么样？排在第一名的是比利时！好吧，我是开玩笑的。丹麦再一次被评选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芬兰（第二名）、挪威（第三名）和瑞典（第七名）。

正如王尔德《不可儿戏》中的布莱克奈尔女士所说，“失去父亲或母亲可以认为是不幸，失去双亲，就可能是粗心大意了。”赢得一次幸

福调查也许是运气好，但是，自 1973 年以来，次次在此类调查中独占鳌头，这就让人完全有理由写出一篇权威性的人类学论文了。

不过，作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丹麦并非没有竞争对手。联合国的报告指出，北欧各国均能够提出本国的生活质量最高的理由。联合国的这份报告发表后不久，《新闻周刊》宣布，芬兰才是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而不是丹麦；根据联合国自己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得分最高的则是挪威。还有一份近期发表的报告称，如果身为女性，瑞典是最宜居的国家。

所以，在此类名目繁多的主观境况认知调查、满意度调查和幸福调查中，虽然丹麦不一定每次都当仁不让地稳居第一，却每次都相差无几；即使它不是第一，也必然是另一个北欧国家居于第一。新西兰或者日本偶尔会挤上榜单（也许还有新加坡或者瑞士），但是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报告传递出来的信息十分明晰，像一杯加了冰块的黑松子酒那般清澈透明，那就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不仅是全世界最幸福、最满足的人，他们也是最和睦、包容、主张平等、追求进步的人，他们富足、现代、开明，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思想解放，技术领先，他们欣赏最美妙的流行乐、最精彩的电视侦探片，甚至近几年来，他们还有最美味的餐厅可供享用。欧洲和美国的媒体对这一信息深信不疑，并热情洋溢地把它到处传扬。北欧这五个国家当中——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和冰岛——有全世界最完善的教育系统（芬兰），有适度世俗、文化多元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典范（瑞典）；有利用巨大的石油财富进行明智而合乎道德的长远投资，而不是执迷于建造愚蠢的高楼大厦或者发展红灯区和性产业的社会（挪威）；有全世界两性最平等、男性寿命最长且大量出产鳕鱼的国家（冰岛）；还有有着雄心勃勃的环境政策和充裕资金的福利国家（所有五个国家）。

人们似乎达成了不容辩驳的共识：为了过上圆满、幸福、平衡、

健康而明智的生活，如果你想寻找一个确定的榜样，就应该把目光投向德国以北、俄罗斯以西的那块地方。

我岂止是把目光投向那里。我先是远远地关注着丹麦人的幸福现象，眼看着它作为一股风潮势不可挡地席卷全世界，这样关注了几年之后，我又把家搬回到那里——其间定期回去，我看到的情况只是加深了我的困惑（天气还是那么恶劣吗？看情况。税率还是 50% 以上吗？没错。你每次要买东西，商店都在打烊吗？噢，是的）。

我搬回丹麦生活，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既往不咎的胸襟，也不是要发起宏伟的实验，测试人类的忍受力能够达到怎样的极限，而是因为我的妻子想要回到她的祖国，虽然我浑身上下的每个细胞都在大声呼喊：“迈克尔，你难道忘了当年在那里生活时是什么光景吗？”但是，多年共同生活的惨痛经验告诉我，通常情况下，长远看来，我最好还是照她说的去做。

在我搬回丹麦生活以后，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北欧热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更加如火如荼。整个世界好像对当代北欧文化拥有不知餍足的胃口：瑞典的犯罪小说作家亨宁·曼凯尔和斯蒂格·拉森的图书售出了数百万册；丹麦的全国性广播电台——丹麦广播电台卖掉了 3 个系列的犯罪惊悚题材电视剧《谋杀》（Forbrydelsen），卖给 120 个国家，美国甚至翻拍了电视连续剧。该公司后续推出了政治剧《权利的堡垒》（Borgen，直译为城堡，是人们对丹麦国会大厦的昵称），该剧赢得了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奖（BAFTA），BBC 4 频道靠它吸引了上百万的观众；就连丹麦—瑞典合拍的犯罪题材连续剧《桥》（Broen）也热播一时。（其实，除了故事背景，《谋杀》没有多少原创性可言——我们在电视里已经看到过不少作风强悍的女警察了；《权利的堡垒》只是一部三流的《白宫风云》，只不过使用的道具更精致一些罢了；《桥》则是彻头彻尾的垃圾。）丹麦的建筑师群体，其中最当红

的莫过于比雅克·英格斯 (Bjarke Ingels)，突然之间开始接二连三地担纲重要的国际建筑项目，交出类似乐高玩具组合而成的作品。从路易威登的橱窗陈设，到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则随处可见奥拉维尔·埃利亚松 (Olafur Eliasson) 等丹麦艺术家的作品。丹麦前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出任了北约新任秘书长，芬兰前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丹麦电影荣耀一时，赢得了奥斯卡和戛纳电影节的众多奖项，托马斯·温特伯格、拉斯·冯·提尔、苏珊娜·比尔和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等成了今日影坛享有盛誉的一代知名导演，演员麦斯·米科尔森 (出演《007：大战皇家赌场》《狩猎》和《汉尼拔》) 在丹麦和国际荧屏上成了如此熟悉的面孔，让人不由得想起约翰·厄普代克说过的那句著名的对句，虽然他指的是另外一名红遍天下的法国演员：“我想我不会看到哪部法国电影里没有德帕迪约的面孔。”当然了，还有新式北欧菜肴的“革命”，哥本哈根的诺玛 (Noma) 餐厅走过了从籍籍无名的小店到引领国际潮流的历程，连续三次被评为全球最佳餐厅，她的厨师勒内·雷哲皮也一举成名，成了荣登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明星厨师。

再说说丹麦以外的其他北欧国家。芬兰为我们奉献了“愤怒的小鸟”；摇滚乐队洛尔迪 (Lordi) 身着半兽人的装束赢得了欧洲歌唱大赛的冠军；手机如今已经成了人们装在胸前口袋、须臾无法离身的必备品。与此同时，瑞典的 H&M 时装和宜家家居仍旧岿然不动地雄踞商业街，而这里无法一一罗列的瑞典流行音乐出品人和歌手也继续称霸国际乐坛，此外，瑞典还给了我们 Skype 和 Spotify。挪威依旧在为全世界供应石油和炸鱼条。冰岛则发起了富有冒险精神的金融狂欢。

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查看新闻，总是不可避免地看到对斯堪的纳维亚 (除了冰岛) 异口同声的夸赞。如果我们对报纸、电视和广播里的报道信以为真，那么，北欧国家几乎从来不会做错事。北欧是平等、宜居

的应许之地，那里的人们生活质量很高，热衷家庭烘焙。不过，我亲身在这块寒冷、阴沉的地区生活过，我看到了它的另一面，虽然斯堪的纳维亚生活的许多方面的确堪为表率，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向它们学习的地方很多，但是，人们把我的第二祖国描绘成一个如此整齐划一、缺乏层次的地方，却着实让我恼火。

这种对斯堪的纳维亚一切事物的全新迷恋——不管是自由形态的学校、刷得雪白的室内设计、谋求共识的政治制度，还是厚实暖和的针织套衫——有一点尤其让我觉得奇怪：既然关于北欧全都是正面宣传，既然明知道所谓的北欧奇迹正处于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为什么人们没有蜂拥而至，到这里生活？为什么人们还是梦想在西班牙或者法国拥有一处住房？为什么他们不打起行装，向奥尔堡（Aalborg）或者特隆赫姆（Trondheim）进发？虽然看了那么多犯罪小说和电视剧，为什么我们对斯堪的纳维亚仍然知之甚少？为什么你完全不知道奥尔堡和特隆赫姆到底在什么地方（实话实说，不要撒谎）？为什么你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讲瑞典语，没有人“勉强会说”挪威语？请你说出丹麦外交大臣的名字，或者挪威最火的喜剧演员的名字。抑或一个芬兰人的名字，随便一个芬兰人。你一定觉得为难吧。

很少有人去过日本或者俄罗斯，也很少有人会讲日语或者俄语，但是，虽然你也许说不出这两个国家每一位政治领袖和艺术家的姓名，也不知道它们所有的二级城市的名称，我想，你至少能够说出几个人的名字或者几座城市的名称。斯堪的纳维亚则不然，它是一块真正的未知领地。罗马人懒得理会它。查理曼大帝根本不把它放在心上。北欧历史学家德里在论及这一地区的历史时写道，数千年来，“北方几乎完全处在文明人感兴趣的范围以外”。即使今天，这种缺乏兴趣也是相当普遍的。英国专栏作家吉尔（A. A. Gill）不久前还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撰文描写地球的这个角落，“那里的几个国家，我们分不清哪个

是哪个”。

这个地区对人们来说普遍是个盲区——我首先要承认，在我搬到这里生活以前，我对这一地区一无所知——部分原因在于，很少有人到地球的这个角落来旅游。虽然这里有惊人美丽的风光，可是，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费用，再加上它恶劣的气候（更别提法国始终在那里，它把一大部分游客拉走了），很容易让多数人打消前来这里度假的念头。你看到过关于北方五国的游记吗？英国连锁书店沃特斯通的书架上，塞满了琳琅满目的地中海回忆录，把书架都压弯了——《橄榄林间的嗜酒狂人》、《橘子树上的婚外情》等等——可是，好像没有人愿意去芬兰的图尔库（Turku）小住，或者驾车游历瑞典、芬兰，写上一两本《图尔库的一年》、《车过越橘林》之类的书。

一天，我在本地的药店站了半个小时，等待接受服务（丹麦的药店是垄断经营的，所以客户服务不是他们重视的问题），百无聊赖之中，我突然想到，虽然《卫报》上刊登了丹麦女演员苏菲·格拉宝（《谋杀》中的明星）那么多光彩照人的剧照，虽然人们连篇累牍地写文章介绍法罗群岛的针织品，介绍用精心采集的草叶制作菜肴的 20 种食谱（这里我要举手声明，我自己就写过好几篇此类文章），事实却是，我们从学校老师、电视和报纸上获取的有关生活在蛮荒的亚马孙河流域的部落的知识，远远超过了我们对斯堪的纳维亚人及其真实生活的了解。

这一点很奇怪，因为丹麦人和挪威人是我们东边的近邻，冰岛人是我们北边的近邻，就国民性格而言，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共通之处超过了法国人或者德国人：我们幽默、宽容、诚实，我们不相信宗教训诫和政治权威，我们在恶劣的天气面前泰然自若，我们的社会井然有序，我们厨艺糟糕，对服装裁剪不那么孜孜以求，等等。（这些特点与我们的南方邻国迥然相异，它们的国民性格是：情感外溢，腐败猖獗，幽默感

流于浅白，情绪多变如同青春期的少年，个人卫生不拘小节，菜肴精美可口，着装雅致得体。）

你甚至还可以争辩说，我们英国人本质上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嗯，有点儿像。不可否认，英国与北欧的文化渊源是深刻而持久的，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793年1月8日，这一天，维京人首次无耻地洗劫了林迪斯法恩修道院。当时的记录是这样写的，“野蛮人肆无忌惮的侵袭，给圣岛林迪斯法恩的神的教会造成了令人惋惜的浩劫”。

维京国王们后来统治了英国三分之一的国土——那块土地因此叫作丹麦区（Danelaw）——在其鼎盛时期，那位伟大的识破谰词的克努特国王，成了全英格兰当仁不让的君主。在萨顿胡挖掘出一艘葬船，它也为我们提供了英国与瑞典存在渊源的大量证据。有大量证据表明，维京各部落摒弃了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的行为之后，他们定居下来，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睦相处，彼此通婚，对本地人口产生了重要影响。

毫无疑问，他们在英语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挪威奥斯陆大学的语言学教授詹·特里·法兰德不久前竟然宣称，英语是一门斯堪的纳维亚语。他指出，二者有很多共同的词汇，还有类似的动词后加宾语的语序（不同于德语的语法），等等。把约克郡分成北区、东区和西区三个“区”（riding），就是源自维京人对“第三”（third）的说法；我猜想约克郡的“山谷”（dales）也是从北欧来的（dal是丹麦语“山谷”的意思）；我还经常怀疑，英格兰北部口音的喉塞音会不会是受到了丹麦语的影响（丹麦人说话时，经常听起来好像不但把每个单词里不太重要的辅音吞下去，还要把自己的舌头吞下去）。此外还有几个表示工作日的词（Wondin或者Odin是星期三[Wednesday]；Thor是星期四[Thursday]；Freya是星期五[Friday]），以及许多地名。《末

日审判书》¹里，斯堪的纳维亚人用来表示定居点的名称随处可见：凡是以“-by”或者“-thorpe”结尾的城镇（意思是“城镇”或者“较小的定居点”），以前都曾经是维京人的聚居区，如Derby、Whitby、Scunthorpe、Cleethorpes等等。我的出生地附近有个城镇叫东格林斯特德（East Grinstead），我认为，这个名称是从丹麦语来的（*sted*的意思是“地方”，在丹麦语中，这是个城镇名常用的词尾）。我以前在伦敦时的住处离丹麦山（Denmark Hill）只有5分钟的距离。众所周知，丹麦山这个名称得自年代较近的纽带：此地曾经是安妮女王的丹麦配偶的家，几百年来，丹麦和英国皇室以通婚的方式紧密交融。

家庭成员的名称——母亲（*mother* [*mor*]）、父亲（*father* [*far*]）、姐妹（*sister* [*søster*]）和兄弟（*brother* [*bror*]）也都非常相似。我认为非常可惜的是，英语终究没有采用斯堪的纳维亚语中非常实用的 *far-far*、*mor-mor*、*far-mor*、*mor-far*，把父亲和母亲一方各自的长辈加以区别。

“时至今日，约克郡的农民还可以与挪威农民聊养羊的话题，彼此都能听懂对方说话。”伊丽莎白·阿什曼·罗博士是剑桥大学的斯堪的纳维亚历史讲师，我向她问起维京人给英国留下了哪些遗产时，她这样对我说。我听到过类似的说法，说的是诺福克（Norfolk）的渔民和日德兰西海岸的渔民大体上能够对话交流。罗还指出其他一些文化纽带：从托尔金到J. K. 罗琳等作家都受到了北欧文化的影响，北欧文化也影响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时代运动和重金属音乐的发展。

当然，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响也蔓延到了西边更远的地方。挪威的维京人雷夫·埃里克森（Leif Ericson）在公元1000年左右发现了美洲。可是，他认为纽芬兰没有什么吸引力，于是马上掉转船头打道回府。不

[1]（*Domesday Book*）其正式名称应是《土地赋税调查书》或《温彻斯特书》，又称“最终税册”，是由英王威廉一世于1086年下令进行的全国土地调查情况汇编。——译者注

过，后来持续了 900 多年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向北美大陆移民的努力较为成功，有 1 200 万瑞典人、大量挪威人和一部分芬兰人，乘船横渡大西洋，前往北美。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一度占到了抵达美国的移民的十分之一，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去了明尼苏达，因为那里的自然风光让他们想起故土家园。今天，据说美国有近 500 万挪威裔美国人和同样数量的瑞典裔美国人。如果没有早年的移民，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的好莱坞女星乌玛·瑟曼和斯嘉丽·约翰逊了。

当前的北欧热之所以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是因为在 20 世纪，流行文化的影响基本上与现在的传播方向相反。举例说明，与斯堪的纳维亚某个年龄段的男性交往，到了某个时刻，话题几乎一定会转向英国六人喜剧团体蒙提·派森的小品。而女性则会热泪盈眶地回忆起英国电视连续剧《故园风雨后》中的男演员，或者说起她们在伦敦做互惠生时的情形。所有人都对英剧《楼上，楼下》、特雷沃·伊芙和《恶搞整九新闻》耳熟能详，并且坚决认为，《摆谱》（Keeping Up Appearances）是英国生活的真实写照。虽然斯堪的纳维亚人享有高度先进的教育系统，他们却迷恋《杀机四伏》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只要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一间长满常春藤的科茨沃尔德风格的木屋里新发现了一具死尸，他们就称心满意，好似上了天堂。就连英国内阁成员的更换也会登上丹麦的新闻。我想知道的是，有几位英国的内阁成员能说出他们的丹麦同仁的姓名？

也许这种朦胧的相似性，这种浅表的共同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英国人对斯堪的纳维亚缺乏兴趣，不肯透过表象，去了解他们真正的内涵。还有，虽然脸谱化的描述通常总会提到他们的性自由和健美体格，可是，他们仍然呈现为虔诚的、道貌岸然的路德宗信徒的形象。给人留下外表冷漠、内心狂热的印象，实在是高明的做法，不是吗？再说，斯堪的纳维亚人从不喜欢自我表白，因此，也无从修正我们的印

象：他们不喜欢吹牛。吹牛违背他们的规矩（我们会发现，这一点千真万确）。翻开字典查一查“reticent”（寡言少语）这个词，里面不会画着一个腼腆的芬兰人站在角落里，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作为图例，但是在现实中，这却是芬兰人的典型形象。

我在写这本书期间，有几个北欧人（有丹麦人，也有瑞典人），尤其是许多瑞典人——对我的选题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困惑：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外，居然还会有人对他们感兴趣？“你为什么认为人们想要了解我们呢？”他们问道，“有什么好知道的呢？”“我们都很乏味，很呆板。”“世界上一定有更有意思的人可写。你何不去南欧看看？”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自己的看法似乎与我们很像，有点像玻璃瓶回收站：其功能性和价值性一目了然，却极其无趣，乏味之极，让人顿时打消进一步深究的念头。工作勤恳，值得信赖，政治正确，斯堪的纳维亚人好比英国地方政府中的自由民主党人组成了五个国家，他们是联欢会上的精算师，是指手画脚的社会工作者，是缺乏幽默感的扫兴之人。

那么，我用什么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让大家把这本书从头看到尾呢？答案很简单。我发现，丹麦人、瑞典人、芬兰人、冰岛人乃至挪威人，特别让人着迷，我相信，一旦你发现了他们既聪明、进取，同时又非常古怪，你也会迷上他们。如果奥普拉在这里逗留的时间不止是一个下午，她一定会发现北欧人的更多优点，我也不得不勉强承认，我们可以向北欧五国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他们怎么生活，他们优先考虑什么，他们怎么处置财富；社会如何更好、更加公平地运行；人们如何在工作和事业之间求得平衡，终身学习，彼此扶助。还有那个最终的命题：怎样生活才幸福。北欧人也很风趣，当然，大多数时候不是故意为了逗乐，就我所知，这种风趣恰恰是最好的风趣。

于是我更加深入地探究北欧奇迹的秘诀。难道有一种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它规定了怎样过更好的生活？北欧的例外论（人们用例外论来